



生生世世不了情

Wanted Across Time



Eugenia Riley 尤金尼亞·萊莉 著 方溫妮 譯

中



生生世世不了情

Wanted Across Time

Eugenia Riley 尤金尼亞·萊莉 著
方溫妮 譯

浪漫新典 104

生生世世不了情

WANTED ACROSS TIME

原著：Eugenia Riley
譯者：方溫妮

責任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湯富如
校對：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

發行人：林子筠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104龍江路71巷15號1樓
網址：doghouse.com.tw
E-mail：master@doghouse.com.tw
電話：(02)2776 5889-0
傳真：(02)2771 2568
郵撥帳號：0014980-9
劃撥專線：(02)27523774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中文版發行版次及日期：第一版 2000·5月
國際書碼：ISBN 957-491-373-2

本社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加冷布丁路#06-00新加坡349320郵區
Tel：02-7472996 Fax：02-7438636
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定價：新台幣200元

Wanted Across Time

Copyright © 1996 by EUGENIA RILEY ESSENMACHER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Lin Pai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rene Goodman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生生世世不了情

Wanted Across Time

Eugenia Riley 尤金尼亞·萊莉 著
方溫妮 譯

浪漫新典 104

生生世世不了情

WANTED ACROSS TIME

原著：Eugenia Riley

譯者：方溫妮

責任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湯富如

校對：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

發行人：林子筠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104龍江路71巷15號1樓

網址：doghouse.com.tw

E-mail：master@doghouse.com.tw

電話：(02)2776 5889-0

傳真：(02)2771 2568

郵撥帳號：0014980-9

劃撥專線：(02)27523774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中文版發行版次及日期：第一版 2000·5月

國際書碼：ISBN 957-491-373-2

本社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加冷布丁路#06-00新加坡349320郵區

Tel：02-7472996 Fax：02-7438636

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定價：新台幣200元

Wanted Across Time

Copyright © 1996 by EUGENIA RILEY ESSENMACHER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Lin Pai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rene Goodman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R
浪漫新典

About this story

安妮懷著滿腔夢想，想把德州的一個荒僻孤城改造成觀光勝地。挫敗、破產的夢魘壓得她茫然失緒……悽惶之中，一股「綠野仙跡」似的龍捲風將她捲進了時空的洪流——時光倒轉一百年，安妮跌入一個男子的懷中……

眼中冒著怒火、神色傲然的羅山姆正為賞金奔走尋捕西部人盡皆知的「野玫瑰如絲」，他一眼就認出他逮到的正是如絲，豈料懷中的人卻口口聲聲說她是野玫瑰如絲的玄孫！野玫瑰也罷，安妮也罷，這女孩的任性狂野既教他頭痛，也令他為之目眩神迷。心中激盪的感情洶湧，今世、前生都已不再是藩籬，他要的是和安妮生生世世、直到永遠……

戴安妮的小跑車在強勁刺骨的寒風中駛進孤岩小鎮。

這是十多年來最冷的一個九月天。秋天還未正式到來，冬寒的第一道冷鋒已冷冽地撲到這片德州的荒涼台地上了。孤岩鎮舉目蕭條，只有冷風呼呼吹颳著大街上的灰塵，吹得屋頂門板價價作響，一聲又一聲拍打著安妮的藍色小車。在呼呼的風聲中，安妮的車轉進一條路面早給來往車輛輾出輪跡的泥土路。冷不防一根藤蔓的枯枝給風沙蹦彈到她車蓋上，嚇了她一跳。她環顧車外的一片荒涼：一八七〇年代的西部牛仔小鎮所殘留下的斷井殘垣，一家家早已人去樓空的破敗雜貨店、老藥局、小酒店、小客棧、馬棚、裁縫店，還有街底一個看起來很悲涼的小教堂；這一切彷彿是古老的幽靈孤伶伶矗立在給人遺忘的天涯海角。

一棟棟的建築前四處散落的油漆罐、鋸木架、半完成的窗板、百葉窗格等，在在都可看出翻新古鎮的計劃半途戛然而止的痕跡。配上怒吼的寒風，放眼望去又沒半個人影，整個小鎮有一股說不出的詭異。

而，這竟然就是她的「美夢」！

安妮的車繞過小酒店的後面，在灰撲撲的碎石子路面停下。她下了車，把車鎖上，趕忙

拉起外套灰色的衣帽，再從口袋掏出羊毛手套戴上，但還是冷得牙齒幾乎格格作響。

放眼望向這片黃沙飛揚的台地小鎮，更遠處依然是煙塵滾滾，草浪波湧，灰沙冷風外依然是灰沙冷風，模糊了遙遠的地平線。

真是倒楣透頂，她的「美夢」竟然是一片灰寒的地獄！又一股冷風呼嘯而來，她微微一顫，疾步邁向酒店後門的台階。還好她一身毛衣、厚牛仔褲、衛生衣，連靴子都還襯有羊毛在裡頭。三兩步蹦上台階，推開吱呀作聲的破門，進到屋內的儲藏室，她背抵著門板，把衣帽推後，再脫下手套，塞進口袋中。背後的門板似乎在寒風中脆弱地抵擋著，她抬眼厭憎地看著東堆西散的油漆罐、一盒盒的釘子、垃圾、一套不知何人忘了安裝上的馬桶、水槽，和空啤酒罐，還有一隻小老鼠在垃圾中疾奔而過。冷風似乎從每個縫隙灌進來，裡外夾攻，這屋子彷彿風中的蘆葦。

「噢，拉瑞！」她不覺咕噥道。

她從未如此深刻地體認出，她實在不該把翻修這個古鎮的工作交託給哥哥拉瑞。她自己德州達拉斯很成功的房地產仲介商。她將兩年的年薪和一筆為數可觀的遺產全押在買下這小小的古鎮，希望經過翻修後，此地會聲名大噪，吸引許許多多的遊客。再加上政府準備從阿瑪雷洛新開一條公路，公路正好途經此地，到時遊客自應絡繹不絕。

但這項古鎮翻新的工程似乎一開始便困難重重。當時安妮在達拉斯忙著想多賺點錢好負擔翻修的費用，於是把監工執行的工作交付給當木工又正巧處於待業狀態的哥哥拉瑞。但拉

瑞完全沒有安妮的組織能力和規劃長才，問題一出現便撒手不管了。

現在連安妮都不知道到哪兒去找哥哥。而她雇用的主要包商在做了一堆偷工減料的工程，又沒付錢給下游的小包商，工人後也不告而別。現在下游的包商已經向法院訴請若安妮不付錢，要扣押她的產權。更糟的是，當地的印地安人也要告她和州政府及聯邦政府。他們聲稱孤岩鎮是他們部落的土地，他們正集體圍堵，不讓公路興建。再過兩個星期，安妮就要出庭應訊了。

真是一團糟，她現在缺錢正缺得緊。若是手上幾個大案子，比如某個大牧場，能如期推銷成功，或許她還能免於破產一途。她在達拉斯的合夥人答應在她不在時，會幫她盯著買主，全力鼓動買主購買。但就算如此，再怎麼豐厚的售屋佣金，對她目前的困境都只不過是杯水車薪。

踩著一地的啤酒罐和垃圾，安妮穿過儲藏室，走向酒吧前廳。她站在橡木吧枱的一端，望著凌亂的桌椅，猝然瞥見一張舊椅子上坐著的人影，那人雙腿還抬起來擱在破桌上，安妮差點兒嚇出尖叫聲。好不容易回過神來，她小心地往那人走去，邊走、邊打量那人風霜滿面，皺紋如刻的臉，臉上的鷹鉤鼻、高高的顴骨、突出的下巴，和一頭綁著辮子的灰髮。此人頭上戴了頂印地安人的高頂黑帽，帽上有一圈蛇皮紋飾，身穿牛仔褲及印地安毛氈龐裘，手正削著一個動物玩偶，（好像是鳥吧？）一邊還低聲哼著該是印地安歌謠的曲調。

安妮暗忖：這人應該就是約好今早要碰面的夏安族人代表旋風腿湯姆士吧？若真是他，

那他是怎麼來的？外頭並沒有別的車輛啊？

再走近一點，她試著叫了聲。「是湯先生嗎？」

老人抬起頭看著她，接著便把蹺起的雙腿放下，順帶放下手中的小刀和木刻，站了起來。「是戴小姐嗎？」

「是的。」安妮迎上前去，伸出她的手。

旋風腿先生摘下帽子，跟安妮握手。他的手粗糙但卻強勁有力。「歡迎光臨孤岩鎮。」
「謝謝。」安妮笑著回答。她的微笑中含有一絲不解。「我可以請問您是怎麼來的嗎？外頭並沒有任何車子。」

老人也笑了。「我的小卡車停在隔壁的馬棚裡，那兒背風。我那小車是一九五三年的，她老了，脾氣不好，我得寵寵她。」

「喔。」聽旋風腿先生把他的車子說的像個人似的，安妮覺得好玩。「嗯，我之前曾來過這兒，說實說，看到整個景象這幾個月都沒什麼進展，我滿失望的。」

旋風腿四下打量，也微微嘆了口氣。「妳請的包商實在不可靠，小姐。好在現在我們夏安部落的銀風族人要把妳手中這塊燙手山芋接過來。」

他的話激到了安妮，她不由得挺直身。「湯先生，您口中的燙手山芋可是我全身家當所投資買來的財產，我不會白白拱手讓人的，就算你們族人要打什麼無謂的官司，我都會奮戰爭取到底的。」

「無謂的官司？」旋風腿搖著頭。「戴小姐，這片土地是我們銀風族的。早在一八六〇年代，當時的總統葛南就簽了一份行政命令，將印地安領地中的四百餘英畝土地劃給夏安族和阿拉帕荷族。德州帕哈德台地也在當年的諭令裡，而我們夏安的銀風族就分得了這片土地。」

「我根本沒聽過有這麼一條條文。」安妮回道。

「妳可真是修正派歷史的學者，反正對你們這些推翻歷史的人，只有上法院去對著真正的歷史才會心服口服。」老人的回答中透著嘲諷。

「我的律師可不這麼想。他說你們族人所宣稱的土地原本就歸你們的說詞純屬誇張扭曲，並且他還認為你們所提的訴訟，上法庭第一天就會給駁回了。」

旋風腿嘆了口氣，身體的重心換到另一條腿上。「唉，白人總是迫不及待要遺忘背棄他們做過的承諾，一次又一次撕毀立下的盟約，欺騙印地安人。但這回我是下了決心，要親眼見我的族人取得正義。」

安妮也嘆了口氣。她也不想把這次的會面變成針鋒相對。事實上，她也頗同情這些原住民的困境。但她同時也相信她今天絕對有權站在她的立場，她的律師已經告訴過她，他並沒有找到任何合約條文或法條，足以證明她該將這片土地讓渡給這支夏安族的分支。

她和善地笑對旋風腿。「嗯，湯先生，有沒有什麼法子我們雙方可以調解、可以雙贏的？現在事情發展到這樣，你們的告訴可能讓我買下的這個小鎮，在聯邦法庭跟州法庭都延宕

數年不得開工。而且，在官司未了前，州政府原本計劃要興建的新公路也要延擱了。這也意味著除非你我之間能達成某種共識，否則我們雙方都無法從孤岩鎮得到好處。」

但旋風腿卻只伸出食指搖搖。「唉，你們這些唯利是圖的白人，你們滿腦子只想到開發土地，從中獲利。只有我們印地安人才會想到要怎樣去保住精神、保住土地、保住齊齊斯塔的祖先遺產。」

「齊齊斯塔？」安妮聽得一頭霧水。

「我們夏安人自嘲我們就是齊齊斯塔，意思就是在白人利慾薰心下的畸零人。」
安妮幾乎要失去耐性了。「你爲什麼這麼篤定堅持孤岩鎮一定要是夏安人的？」

他的眼神凝向遠方，彷彿訴說一個遙遠的故事。「我跟你講個故事，戴小姐。好久以前，我心愛的孫子，也就是我們銀風族的一個年輕戰士，在我們族人必經的性靈之旅中，前往黑台地去和天地下諸神靈交，尋乞他的精神圖騰。這小伙子深入到曠野，然後就在一個晴和的夏日，像一陣輕煙般消失不見了。」旋風腿雙手比了個煙裊裊上升的樣子。「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自那之後，就沒有人再見過或聽過這孩子了。」

「真可憐。」安妮打從心底爲他難過。

「我相信我孫子之所以消逝，是因爲白人的貪婪偷走了我們紅人的靈魂，就像妳偷了我們的神聖土地。但這次妳不會得逞的。這次我們爲我孫子重新取回孤岩鎮，等他回來。」

安妮不覺啞口無言。她當然可以理解老人的思親之痛，但他說要爲孫子（當然早就已經

死了）取得土地的狂烈決心，更令她懷疑眼前這人是不是有點瘋了。不管瘋不瘋，他們族人的法律告訴確已危及她的財務狀況。

她哀哀地看著他。「真的沒有商量的餘地了嗎？」

「商量太多次了。」老人緩緩說道。「每一次都是我們讓步，白人就再一步剝削我們，瓜分我們的祖產。過去，我們夏安族的人在一次次的殺戮中敗陣了，而現在我們卻給經濟的壓迫無形地摧殘。」旋風腿舉起拳頭。「但這次，我們族人會堅毅抗爭到底，就像以前一樣。這是我們的土地，我們絕不讓步。」

安妮心煩地攤開手。「既然你不想跟我心平氣和地談，那你爲什麼還願意跟我見面？」他微微一笑。「因爲我原本希望你能讓妳頑石點頭。戴小姐，也許真的需要走一趟性靈啟蒙之旅的人是妳。」

安妮差一點想給他一個白眼。

他已把帽子戴上。「總之，我該走了。」屋子中的木桌木椅彷彿都在冷風中發顫，他頓了一下，又說：「我想哈維威斯塔斯塔茅茲就要來了。」

「哈什麼東西？」安妮嚇了一跳。

「龍捲風。」老人說。

「喔。」她自嘲地咕噥著。「我還以爲龍捲風早就已經來了。」

老人戚然一笑，對她微微摘下帽沿道別。「再見了，戴小姐，願天上的智神帶領妳的行

程。」

安妮點頭，心想旋風腿的原意應該也是好的。他一走出，前門送來的寒風令安妮不由得打了個哆嗦，雙手環抱住自己。不一會兒，她就聽到他的老卡車轟轟啞啞地開走了。

孤身在這殘破的酒吧中，她更覺得沮喪。爲了重建這小鎮，她已瀕臨破產，現在連這片土地的所有權都要岌岌可危。她才二十六歲，竟已山窮水盡！

她來回踱步，看著她的包商留下的粗劣手工痕跡：偷工減料的門窗，「新」天花板上的水漬，原木地板上突起的釘子。再往吧枱走，她看了一眼吧枱上掛的古舊油畫，畫中一個妖嬈的金髮裸女，一副比她開心萬倍的样子。看著鑲金的畫框外那一大片灰灰的木條板牆，安妮這才發現包工連牆板都沒換。光看牆板上有一點一點的子彈孔，就可知這條板牆起碼有一世紀之久了。

安妮心頭一片亂，她雙肘撐在吧枱上，下巴枕著手背，細細思量怎麼每一件事都這麼不順。她原先買下孤岩鎮純是出自自己對西部拓荒年代的熱愛，她渴望能讓現代人見識到一點當年西部牛仔時期的風味。她出生在富裕之家，父母是在石油、土地業致富的殷商，就在他們達拉斯市郊的牧場成長的。她父親內心深處是個不折不扣的德州牧場主人，安妮從小就跟著牧場中的牛仔好手習得一身騎射、套索的本事。她母親一直比較高雅，從安妮很小時候起，就堅持女兒要受最好的教育和藝術的薰陶。所以安妮的氣質就在天然與文明之中凝成，而這份對自然與藝術皆熱愛的天性，也讓她後來在房地產這行做得有聲有色。她在達拉斯